

父亲的军装

□刘长青 刘长生 刘晓华

我们的父亲刘义离开部队已经65年了,戎装已卸,但军魂永在,老人家对军装十分喜欢,至今还保留一套老部队时的军装和相关饰物,这是老人十分珍贵的纪念品。

父亲讲,军装不仅有防身护体的重要作用,还饱含着荣誉和责任,是军人仪表的象征,也是军队之间识别的主要标志。

解放战争时期,我军的军装主要由解放区和根据地的军工被服厂保障。当时,部队号召大家要勤俭节约、修旧利废,军装破了自己缝补修改后再用,尽量减少后勤补给和人民的负担。那时,部队流行一句话: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这就是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我军是人民的军队,军民是鱼水关系。战争年代,每当老百姓看到穿着我军军装的队伍时,都很亲切。部队每到一处,当地群众都争着抢着给战士们缝补、洗衣物,做军鞋。1947年新年,著名女英雄、优秀共产党员,山西文水县的刘胡兰在牺牲前十多天还带领乡亲们,到父亲所在的晋绥军区独立第2旅慰问部队,送去了一批军鞋,帮助战士们缝洗军装,同志们深受感动。

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抗美援朝结束,父亲主要穿用四种款式的军装。

第一款是八路军军装。1946年3月,父亲刚入伍的部队是八路军山西省五区游击大队,6月又被编入八路军晋绥军区独立第2旅第21团3营7连。当时,部队发给父

亲的第一套军装就是八路军的军装。整套服装的款式基本与国民革命军相同,为土黄色。上衣长度一律“二尺五”,为立翻领、对襟单排5粒扣、明贴4个口袋并有盖和扣。军裤为改进的中式裤(后改为西式裤),小腿有绑腿带。夏装款式与冬装基本相同。夏军帽为直筒式帽墙、平顶、带弧形帽檐和帽围,帽围前坡后齐顶、两端靠两粒小纽扣结合,上方有国民党党徽作为帽花(抗战开始后的国共合作时期,八路军军装主要由国民政府供给。1948年2月21日,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帽花,有的部队已提前取消)。棉帽帽檐与单帽相似,帽围平时系于帽顶,放下可遮脖颈,用1粒扣和搭绳系住,用于护脖保暖。军鞋以黑色布鞋为主。

1946年春末,由于国民党军队破坏了我军的后勤补给线路,致使父亲的所在部队一些同志不能及时更换夏季军装。天气越来越热,战士们只好把棉衣中的棉花取出,用棉衣的布罩代替单衣坚持行军打仗,大家把这种军装有趣的叫“冬夏两用服”。

1947年8月6日,父亲所在的晋绥军区第3纵队西渡黄河,划归彭德怀司令员指挥的西北野战军(第1野战军前身)建制。当时,西野部队的军装款式与八路军的基本相同,就是颜色不一,以灰色为主,也有草黄色、草绿色和蓝色。

第二款是建国前夕解放军军装。1948年12月23日,中央军委规定我军军装颜色为草绿色,材料用棉平布,服

装样式没有大的改变,与八路军的军装基本一样。单帽改为圆形短帽檐帽(俗称解放帽),佩戴“八一”红五星金属帽徽,左前胸戴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白底黑字红框的长方形布质胸章。1948年,我军需工厂生产的胶鞋开始配发部队,这就是“解放鞋”的由来。这种胶鞋非常适应行军打仗,深受官兵欢迎。

第三款是50式解放军军装。新中国的建立,使我军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建设时期。1950年1月4日,中央军委批准全军实行50式新军服,这款军装中有仿制苏联样式的成分。12月,父亲被提升为排长,从第1野战军调至东北(沈阳)军区的抗美援朝部队。所以,50式干部和战士两种样式军装父亲都穿过。

我军50式陆军军装为土黄色,1951年又改为黄绿色。干部夏装的男上衣为立翻领、单排5粒扣,两个前胸挖袋,有袋盖、缀暗扣,西式裤;战士上衣为立翻领、套头式、3粒扣,胸前两个挖袋、缀暗扣、紧袖口,西式裤。一年后,战士上衣改为前开襟、5粒扣,两个上挖袋,敞袖口。干部战士都戴大檐帽。干部冬装式样与夏服相同;战士冬装式样与干部冬装基本相同,只是肩、肘、膝增加了垫布。冬季配发棉帽。帽徽式样与“八一”军徽相同,左前胸章仍戴白底黑字红框的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布质软章,背面印有供填写单位、职务、姓名、编号的栏目。

1950年,先期参加抗美援朝的多数部队,穿着的也是50式军装。但是,不佩戴解放军胸章和八一帽徽。

第四款是55式解放军军装。1955年9月27日,在沈阳军区训练1团1营2连担任司务长的父亲,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尉军衔。10月1日,为配合实行军衔制,全军统一配发穿着55式军装。一天,父亲所在的1营营长魏臻荣(1939年参加八路军,大尉军衔)在全营大会上讲到:这次配发的新式军装是我军军服史上一次较大改革,是我军军服向系列化、正规化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,使我军良好的军容和军威得到体现,这是党和国家对人民军队的关怀,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这次换装的重要意义,努力提高战斗力。

55式军装的样式设计符合适用、坚固、轻巧和美观的要求,保持了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。陆军军官夏常服上衣为小翻领,单排5粒古铜色电木纽扣,4个暗袋并有盖,军裤为散腿裤。冬常服式样与夏常服相同,增发棉大衣。颜色为棕绿色,用料为棉斜纹布。冬季戴栽绒帽,其它季节戴大檐帽,帽前围佩圆形“八一”红五星帽徽。穿着常服时佩戴军衔肩章、军种领章,扎武装带。鞋以皮鞋和胶鞋为主。

1958年5月20日,父亲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,为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,从部队转业到内蒙古扎鲁特旗,从此脱下了穿了12年心爱的军装。



花甲父亲三考大学

□佟雨航

父亲一直对他没上过大学耿耿于怀。

父亲上学时学习成绩很好,教过他的老师都说他是考大学的好苗子。但在父亲上高三那年,爷爷得了一场重病,再不能下地干活了,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,父亲不得不辍学挑起养家的重担。父亲回乡务农的第二年,正好村小学缺一名称课老师,作为当时村子里喝墨水最多的人,父亲毫无悬念地进了村小学,做了一名民办教师。父亲自20岁进入村小学当民办教师,一直干到他60岁光荣退休。父亲在乡村默默教书育人一辈子,桃李满天下,但直到他退休回家,依旧还是一名民办教师。父亲曾有一次改变民办教师身份的机遇,乡教育办把父亲转正的表格报县教育局审批,却因父亲学历太低而被打了回来。

就这样,没上过大学成了父亲今生最大的遗憾,而且年纪越大越难以释怀。于是,父亲在退休后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:我要考大学,我要上大学!60岁的父亲要考大学,上大学,亲戚邻里们都说父亲撞邪了,糊涂了——即使考上了大学,读完了大学,人都这把年纪了,还能有啥用?父亲却说:“不图有啥用,我只要知道我也上过大学,此生没有留下遗憾就足够了。”听了父亲的肺腑之言,我深深地理解了父亲。父亲把他的四个儿女一个一个都供成了大学生,自己直到退休却还只是个肄业的高中生。父亲心不甘啊!念及此,我含着泪水对父亲说:“爸,我支持你,我来供你上大学!”

我去书店给父亲买了高中教材和辅导资料,父亲当日就拉开了他备战高考的帷幕。父亲虽已是花甲之年了,记忆力有很大程度的减退,但他毕竟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事业,学习起来轻车熟路。有搞不懂的问题,还有我这个本科学历的中学教师为他当辅导员。父亲的学习劲头很足,从父亲学习的进度上,我猜测老人家在退休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了。我除了告诫父亲“欲速则不达,学习悠着点”外,再就是叮嘱母亲要做好父亲备考期间的后勤保障工作。

经过一年的学习,2013年6月,父亲在61岁时参加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高考。父亲像一个青涩的高中生,竟提出让我这个儿子陪他去高考。两天的高考很快就过去了,父亲由于紧张发挥得并不是很好。7月初,高考分数出来了,父亲仅考了202分,名落孙山。但父亲并没有气馁,继续投入到学习备考中。2014年6月,父亲再次披挂上阵,走进高考考场。这一年,父亲考了365分,虽然成绩比前一年提高了一大截,但仍与父亲心中的目标相差甚远。这次父亲收到了一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,但他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入学,继续学习来年再考。那一年,我征得父亲的同意给他报了一个高考辅导班,两鬓斑白的父亲和一群十八九岁的高中生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2015年高考,父亲考出了467分的好成绩,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他理想中的师范大学。

如今,年近古稀的父亲早已从师大毕业,并被镇中心小学聘为校外专职辅导员。父亲高兴地对我说,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,他离不开他热爱的教育事业。



老年扇子舞

李明宝 摄

老而和悦

□张燕峰

我有个习惯,总是在走路的时候,不断观察迎面走来的路人,除了打量其衣着打扮,更主要的是观察其面部表情。在日积月累的观察中,我有一个重要发现:一个人无论长相多么漂亮,妆容多么精致,但只要表情凶狠,面目狰狞,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丑陋的。相反,一个人即使相貌平庸,衣着也普普通通,但只要和颜悦色,慈眉善目,给人的感觉就很美,像一朵行走在红尘中清新出尘的洁净之莲,让我禁不住生出几分赞赏,忍不住多看几眼,并报以善意的微笑。

岁月忽如流,行年向天命。由于自己正走在慢慢变老的路上,亲眼目睹了年岁稍长者发白齿摇腰身佝偻的垂垂老态,所以开始关注和思考有关衰老的问题。我是一个天生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,心理上一直感觉自己还很年轻,距离衰老还觉得跋涉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,有时还萌发出抓住青春尾巴尽情享受生命激情的浪漫想法,但身体已隔三五差地发出预警信号,有时是胃莫名胀痛,有时是膝盖酸疼,有时连一向沉稳有力的心脏竟然荒腔走板乱了章法。

衰老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无奈的事情啊。不想接受,不愿接受,但又不得不接受。然而,花无百日红,人无再少年。逝去的时光再也回不来,而衰老引发的各种问题正排着队,一个接一个接踵而至。能有什么办法阻止它们的千里奔袭呢?想一想,只能徒然地摇头叹息。既然如此,在衰老面前,只能平心静气,保持良好的心态,接受它,从容不迫地迎接老之将至。

身体往往比我们更敏锐地觉察到衰老来临。它正在全力以赴做出各种应对措施,来抵抗岁月的侵袭和剥蚀。所以感恩它还在忍受我们的驱驰,满足我们的各种欲望,精心呵护拂拭它是我们的责任。要知道,一些疾病并不能彻底根除,我们要接受它的存在,让它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并学会与疾病和谐相处,就像与一个并不讨喜但不得不朝夕相处的邻居相处一样。如果能做到这样,那即使身体衰老或者出现状况,也能保持平和的心态。相由心生,呈现在脸上的便是一种任凭风浪起我自逍遥的豁达、自在。

生命是一场修行,即使是老之将至也不能放弃对自我的雕琢。即使正在老去,也不要放弃读书学习,这即是与时俱进不被时代淘汰出局的要求。同时,腹有诗书气自华,宋代诗人尤袤流传千古的藏书名言:“饥读之以当肉,寒读之以当裘,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,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”。书籍是生命中最好的伴侣,润泽着你的心灵,滋养你的生命,让你气质优雅,光芒四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时间的沉淀,一个平凡的人,即使皱纹重生,霜雪满头,沉疴缠身,也会因读书而美丽,也会自带光芒,自带温度。

衰老不仅仅是老态龙钟,脚步蹒跚,还应该是面目和悦,带着沉稳成熟的气质和灵魂的芬芳。就像高悬于枝头的果实,带着岁月赐予的饱满成熟的芳香,也有随时准备离开枝头融入泥土的淡定和豪迈。生命注定由华美走向凋零。衰老是生命必须经历的一段旅程,是生命走向终点的必经之路。因此,坦然地面对衰老和各种疾病的到来,就像迎接一场神秘而久远的约会,怀着淡淡的欢喜一步步向终点走去。

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独特的使命,都有曼妙生姿的风景。在变老的路上,让我们每一步都走得从容自适,让自己活成一道美丽的风景,面目和悦。希望有一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后,能被人记住的就是脸上春风十里的笑容。



诗书画影

夕阳赞歌

□罗棋

迎着春日的暖阳
和着欢快的吟唱
信步来到老年大学
走进心仪的诗词鉴赏朗诵班
明亮的课堂

在这里,我学会了
语流音变 吐字流畅
用诵读声放飞梦想

我们欢聚一堂
吟诗作赋保健康
最美不过夕阳
可爱的老年大学
为晚年带来温暖阳光

在这里,我学习了
诗经楚辞 唐宋文章
让我懂得了
对酒当歌人生几何



读未见书如得良友 读已见书如逢故人

梁立伟 篆刻

坐下来听母亲说“废话”

□董国宾

年少时,厌烦了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,母亲只要一开口,我就朝母亲翻白眼。可我又出现在母亲面前时,母亲啰里啰嗦的话匣子又打开了,做作业可不能有半点马虎,在外不能惹起人厌,上学路上要注意往来车辆……整天这样没完没了的唠叨,哪个孩子不认为是废话。

母亲一连串的废话,始终萦绕在我的记忆中,但有时又时刻想念远方的母亲。那次,母亲从乡下小镇来城里小住,妻子从车站将母亲接回家,我忙完外面的事儿急急往家赶。母亲正扯着妻子的袖口说:“今后买衣服要买结实的,不能只图穿上痛快。瞧这衣袖,薄得像蝉翼,风一吹能扯出一个洞来。”妻子明明知道,母亲这一堆话起不到任何作用,依然专注地坐在那里,像小孩子在听一场生动的教育课,边听边中肯地朝母亲点头。我走过去唤了一声妈,把买来的精美糕点和乳饮,往母亲面前一放,亲切地说:“妈,孝敬您的。”母亲忙起身,像从前一样疼惜地抚摸我的额头。

第二天,妻子照例坐下来听母亲絮语。尽管母亲的话尽人皆知,可从妻子的表情上看,母亲的言谈唠叨一点也不多余。母亲说:“做事要认真,心要细。”“说话不可随意,而不知轻重。”“去商场,不能瞧上一眼,掏钱就去买,要多想想实用不实用。”我在一旁给妻子使眼色,妻子偷偷瞪了我

一眼,继续当一名忠实的倾听者。

我怎不了解母亲,不用问我也知道,接下来母亲会唠叨些什么。果不其然,母亲还像我儿时一样,反复说那些听上一遍,永不想再听的赘语。母亲的不厌其烦,在我看起来完全多余无用。我也难以走进母亲的交谈中,又难以从儿时的阴影里走出来。

这天是个艳阳天,白亮亮的阳光照在楼顶上,客厅也照进一束束暖阳,室内一片温馨熙和。我突然作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,全家人共同听母亲唠叨“废话”。而且必须耐心听,用心揣摩。必须让母亲高兴,听母亲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。妻子安静的倾听让我悟得,坐下来听母亲啰嗦“废话”,深藏着另一番含义。

全家人刚落座,母亲就打开了话匣子,儿子高兴得直逗奶奶开心。母亲先说老家的事儿,说邻里之间和睦相处,还说庄稼的长势和蔬菜行情。接下来,母亲开始说那些大半生唠叨不休的话儿。母亲瞧着成长中的小孙子,又把那句话说在嘴边:“一定要好好学习,加倍努力,长大做个好人,做个有本事的人。”然后母亲乐此不疲地告诫我:“在单位,与同事好好相处,多帮助别人。”这样的话,记不得母亲反复过多少遍了。这次我却

入了心,眼巴巴看着母亲直点头。我看得出母亲多么喜悦,我一眼也能辨认,母亲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存在感和自我价值。兴奋无比的母亲嗓门一扬,大声道:“你给人家一个好,人家会给你十个好呢!”

母亲的俗世教育,很快走进我的工作生活中。我调入一个新单位不久,因相互之间缺乏了解,我与同事产生了点矛盾。母亲告诫我的话语,猛然止住了我的火爆脾气。我挑选了一盆奇美造型的盆栽,送与那位同事。他很是感激,一场误解和隔阂顷刻之间化为乌有。在后来的长期交往中,他常常对我出手相助。生活上提供方便,业务上耐心指导,还助力我评上了高级职称。人生的相互扶持,让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莫逆。

我时常想起母亲生动的身影,想起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,还有那看似多余的废话。那那不是季节的风吹落的飞叶,而是母亲从心底而生的叮咛,是母亲对子女无限的暖爱,是人世间的质朴和亲人之间永远的真谛。

平凡的母亲总是唠叨不停,也只是为了他人安好,也只是为了这个家!

